

戰地鶯花錄

李涵秋先生著



上海
新國民圖書發行
公司

愛國小說 戰地驚花錄

第八回 孤舟遇險夜渡重洋 兩小無猜春生錦被

趙玉當時見他母親發怒，口口聲聲責備自己，正猜不出爲甚緣故。又見他母親從案上擲過一束紙捲，慌忙向地下拾起來一看，原來是陸軍學校裏申送自己到部裏應試的一封公文。又聽見他母親接着說這起先我百般的問你這事，你都向我支吾，說被裏不曾申送你去應試。今天這封公文又打那裏來的呢？顯見得你不求上進，只想苟安。我雖然猜不出你安的甚麼心腸，單論你這欺瞞糞土的罪名，也就無從解免。你全不想你實原係世代簪纓，只不過外間都一難悉士。陡然將一個大清帝國弄得社稷爲墟，不得已纔叫你們向這學校裏經過一番，做將來進身之階。像你這樣，關茸以後拿甚麼去榮宗耀祖？若使你父親在世，我又何須操這樣的心？如今把這

重擔子全卸在我身上。又親眼看你這樣不成材料。你替我想。想活在世上。還有甚麼希望呢。湛氏說著也就哭了。趙玉忙陪笑說道。母親不用生氣。其中也有一種情節……湛氏不待他說完。接著說道。甚麼情節。不情節。我再也。也不來問你。但是你對於此事究竟入京不入京呢。趙玉道。既然校中將兒子名字申送到都。如何可以不去應試。湛氏點頭道。好好。我只要你知道應試要緊。立即動身。先前的。事一概不用。再提你究竟定在何日啓程。你告訴了我。我須得同你妹子料理。你的行李物件。趙玉想了一想。道。兒子此番。也不同別人結伴。却好方鈞隨他姑丈家眷。一路入京。我就偕着他走路。途上也有照應。方鈞今天還告訴我。大約准在出月初間。湛氏笑道。這個更好了。但是你的話。我總有些不很相信。可着人前去將方少爺請到我這裏來。我來親自拜託他。一切趙玉答應了。立即打發人去請方鈞。方鈞聞召。即至湛氏便絮絮的問着他。說難得你們小弟兄此番遠行。可巧遇着你們令。

姑丈寶眷一同就道。這是我再放心。不過五日後。我就着人將王見行李押送到你們船上。並請你替我在你們令姑母面前請安問好。所有小兒年輕各事。全賴他們兩老人家當着自家子姪一樣看待。但不知令姑丈附搭那一家輪船。方鈞笑道。譬如大哥的事。伯母一切放心。不用懸念。至於輪船。一節。家姑丈因爲附搭海輪。必須在上海還要另行換船。轉多周折。家姑丈自從卸職以來。身邊卸還有一隻五大官船的海船。他老人家歷次往來南北。販運貨物。全乘此船上。船之後。各事可以自主。水手等人。又全是當日跟隨過家姑丈的兵士。熟諳水道。駕馭得法。等到動身時候。小姪當命人來搬運。譬如大哥的物件。萬無一失。湛氏笑道。這樣辦法。更好了。你們一抵了京都。須快着寫一封平安信給我。不可叫我盼望。雙睫方鈞笑答道。這個自然。理會得。伯母無庸多囑。……方鈞坐了一會。見湛氏沒有甚麼話可說。隨卽告辭。依然偕着趙珏向他書房裏走來。方鈞笑道。這是從那裏說起。大哥方才

要替我在寶珠寺餞行。誰知替人餞行的人，別人又須替你餞行了。你不是要瞞過伯母不肯入京，如何又被伯母知道，硬逼着你也長行起來。趙玉也忍不住好笑，遂將剛才的事一一告訴方鈞。方鈞笑道：「這就難怪了。可憐你同林家小姐咫尺尚且山河，如今真個遠隔山河，可想大哥心緒必然惡劣。寶珠寺之聚，我們當然取消，轉是此番入京，應試去取，原不能預定。我替大哥設想，定然希望不蒙錄取的好，纔可以趕緊過返故鄉呢。」趙玉笑道：「人家心裏麻煩得很，你還拿話來奚落我。可想你不講交情……兩人正自談笑，忽聽得窗外窸窣窸窣有腳步聲音，接着笑進來，說道：「哥哥如何竟自有了行期了？我已將人替你約定下來。若是遲走得十日八日，包管你可以一見……」說到此處，已走近書房，猛抬頭看見方鈞在座，不由含羞帶笑的倒退了幾步，不肯進來。方鈞見是趙瑜，也不由臉上一紅，知道他們兄妹要在此談話，自己在座很不方便，早趁這個當兒向趙玉說了一聲：「道我們早晚再

見罷。若沒有閒空。便在船上相會也好。說着。逕自走了。趙玉送了他幾步。急轉身回來。忙向趙瑜問道。妹妹適才說的是甚麼。趙瑜笑道。轉眼不是中秋佳節了。我們校裏例行停課一星期。我同賽姑約好了。叫他便在這假期之中。到我們這裏走走。他已經答應了。我適才又聽見母親說。哥哥初二日便行動身。不是白白將這機會錯過了麼。趙玉嘆道。這有甚麼法兒呢。娘一定逼着我進京。我又沒這權力。能使方鈞的姑丈延緩着十朝半月。難得妹妹爲我用盡心機。以後你會見他的時候。倘能將我愛慕他的意思。吹入他粉耳朵裏。叫他千萬等候着。我不要被別人家聘了去。那個我就感激不盡。趙瑜點了點頭。又道。哥哥此去。還須將功名大事放在心上。要緊。至於這件事。我都有佈置。你可不用記掛。着分了應試的心。趙玉此時猛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從身邊掏出那一只戒指。遞給趙瑜。說這戒指兒。妹妹仔細拿去罷。我幾乎忘却此事。沒的把來放在身上一般誤帶到北京去。那才是笑話呢。趙

瑜笑道：「就使哥子帶到北京去，這點物件也沒有甚麼打緊，說着接過來，向手指上一套，笑着向後邊去了……」不曾隔了幾日，方鈞便在動身前一天，親自來約趙珪，告訴他：「我們的船泊在南台江漢裏，所有姑母那邊家具，均行上船，准於明天清晨起程，湛氏得了這個消息，也便命家人們將趙珪行李押送到他們船上，當晚無事，母子兄妹少不得彼此叮囑了一番。第二天趙珪起了一個絕早，辭別母親同妹子，欣然出城去了。剛上了船，早見方鈞同他的姑丈姑母以及姑表兄妹，大家都坐在船上，水手們各事均已佈置妥帖，便待開行。趙珪同方鈞的姑丈姑母本來是常常見面的，到此重行見了，禮送趙珪上船的家人告辭回去。方鈞的姑丈候的走上船頭，招呼水手們扯篷轉舵。霎時間，他那姑丈忽然在船頭上吆喝起來。方鈞同趙珪不知爲甚麼緣故，忙走出來，瞧着只見他姑丈面前垂手站着一個黑巍巍的漢子，向他姑丈陪話。旁邊還有幾個水手，一般笑着向他姑丈央告說：『小的們』

伏侍老爺長途辛苦。老爺沒有一個不憐恤小的。們的此人係小的們的好朋友。他又是孤身一人，不敢多占老爺船上地方。只在後梢上面權行躲一躲風雨。到了京城，他多少也給小的們些銀子。這銀子就算是老爺賞給小的們酒錢。先前原想瞞着老爺，今既被老爺查察出來，還望老爺成全。這漢子罷。他姑丈又嚷着說道：「我們這船今番是裝看家眷的。他這漢子我又從不認識，知道他是好人歹人？你們大胆也不告訴我一聲，就擅自讓他搭我們的船入京。我此刻若是趕他上岸，顯見得我老爺沒有容人之量。你們只叫他在後梢上各事安分些。我老爺戎馬半生，原也不畏懼奸人謀害。倘若有點不法的舉動，看在我眼睛裏，我能容情？我艙裏懸挂的那把虎頭九節連環大刀，他是不肯容情的。說畢，憤憤的掉轉身子，重行走入艙裏。那些水手大家笑着伸了伸舌頭，將那漢子依然帶入後梢去了。是日却好風恬浪靜，海水不揚，水手們忙若燒了神福三棒鑼聲，扯起半篷，直向外洋駛。

去如今且趁着他們開船。這個當兒必須先將方鈞姑丈家世人口叙一叙。後邊許多事迹。方才有個着落。原來方鈞的姑丈姓劉。官印金奎是個武進士。出身在前清時代。曾做過浙江金華府的遊擊。後來一直薦升到記名總兵。不日可以補授。參將實缺。後來便因為革軍四起。各省光復。所有舊日的文武官僚大半都投閒置散起來。論他的資格。便在民國博取一個旅長師長也還容易。無如他生性頑固。決意不肯附和那些偉人志士。慨然挈着家小。迨返福建故里。他同徐州張大帥本拜盟弟兄。張大帥也曾寫了好幾次信。招致他到那裏統帶軍隊。劉金奎欣然答應。他知道張大帥平素宗旨也。想同他聯絡聯絡。効忠故主。為將來復辟地步。這是他的夫人方氏頗有遠見。苦苦攔着他說。你今年也有六十多歲的人了。一姓不再興。如今既已改變政體。全靠你們這幾個衰老老臣未必便能挽回天命。家中有的長銀子。下半世可以吃着不盡。何必再辛辛苦苦重作出山之想呢。劉金奎本來有

些○懼○怕○老○婆○只○得○連○連○答○應○。但○是○自○己○不○肯○服○老○。近○年○來○常○常○帶○些○銀○子○來○往○張○家○口○一○帶○販○運○皮○貨○向○南○邊○各○省○地○方○銷○售○。自○從○易○官○而○商○。不○數○年○間○已○積○累○得○有○十○餘○萬○金○財○產○。方○氏○夫○人○祇○生○了○一○子○一○女○。子○名○大○鏞○。年○逾○弱○冠○。至○今○一○共○還○不○曾○娶○嫁○。因○爲○這○位○大○鏞○生○得○默○頭○默○腦○。一○臉○的○鮮○紅○疙○瘩○。彷彿○大○麻○瘋○一○般○。沒○有○一○家○肯○與○論○婚○。至○於○他○的○那○位○妹○子○。雖○然○同○大○鏞○是○一○母○所○生○。姿○態○身○段○却○與○乃○兄○大○不○相○同○。論○這○位○秀○珊○小○姐○的○標○緻○。雖○然○及○不○得○趙○瑜○也○。要○算○是○百○中○挑○不○出○一○個○的○人○材○。芳○齡○十○七○。比○較○方○鈞○祇○長○着○一○年○。方○氏○夫○人○久○已○想○將○這○愛○女○給○他○內○侄○方○鈞○爲○妻○。無○如○方○鈞○還○是○個○小○孩○子○。家○的○心○理○以○爲○娶○個○妻○子○。都○要○比○自○己○年○紀○小○些○。不○該○比○自○己○年○紀○長○些○。又○因○爲○一○心○一○意○想○慕○趙○瑜○。全○然○沒○有○想○娶○他○表○姐○姐○的○意○思○。方○氏○夫○人○那○裏○猜○得○出○他○的○用○心○。有○一○次○寫○家○信○給○他○哥○嫂○的○時○候○。便○明○白○提○着○這○事○。方○鈞○得○了○這○個○消○息○。隨○卽○背○地○裏○也○寫○了○一○封○家○信○。叮○囑○父○母○不○可○答○應○。這○

段姻事。他父親方浣岳接到這兩封信，正沒做理會，轉是方鈞的母親出了一個主意，說外甥女秀珊還是當年在鄉見過一次，其時他年紀不過纔得四五歲，近年長成，還不知道他性情模樣，畢竟如何？兒子既不願意同他家結婚，或者外甥女生得醜陋，也未可知。在我看，你不如回姑娘一封信，叫他們挈着子女到京裏來盤桓盤桓，那時候相機行事，其權在我，方不至於誤事。浣岳聽了大喜，便真個照着他夫人主意，辦了劉金奎同他夫人得着此信，却好心裏也想將家眷移居北京，同他舅爺住在一處，各事有個照應，即便兒女將來姻事也可以在那裏料理。總比這福建一隅地方覺得便利些。隨後從北邊販運皮貨，就可以隻身南下，兼省內顧之憂。當時將這意思同方氏商酌。婦人家聽見歸寧兩個字，再沒有比他快活的。滿口的答應不迭，所以此番全家北上，內中有這許多緣故，再說他們這一隻海船原是劉金奎的祖父手裏遺留下來的。他的祖父在清朝嘉道年間原是閩浙

地方一個海盜黨羽衆多像這樣的船不下有二十餘隻出沒海濱一帶劫掠行商聲勢甚大當年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武備久已廢而不講所以他的祖父縱橫海上四十餘年從來不曾經過官兵剿辦晚年生有二子長子名字叫做劉鯨在十幾歲上因爲習學泅水驟遇海潮淹沒身死他祖父哀痛非常總覺得是自己造孽太多乃遭天譴這一年便立志改行爲善舍舟就陸做起一份良民人家來次子劉鰲便是劉金奎的父親了他祖父臨死時候吩咐劉鰲將所有海船全行發賣祇留了一隻極堅固的留給兒子命他飄蕩洋海做些販賣珠寶的生意劉鰲爲人極其忠厚很積蓄了些財產單傳劉金奎一子自幼生下來膂力異常頗有他祖父遺風劉鰲遂一心一意命他習武劉金奎幼年便喪了父母他也習知他祖父當日事蹟便在做官時候輕易不肯將這船捨掉留爲子孫一種紀念轉不料後來罷官歸家還藉着這船之力來往南北經營起商業來歷年這船身經雨打風吹不無腐

餉。劉金奎却是隨時修理油漆得簇然一新。通體又加了一層鐵皮，格外完固。劉金奎却没有別的嗜好，天性愛酒，臨行之頃，在福建城裏購了好幾罇美酒，便是親友們贈他的路儀，大家也都是買着成罇酒來送到船上。等到一開了船，他在艙裏沒有消遣，老實便一杯一杯的痛飲起來。方鈞本來酒量很窄，劉金奎便問着趙珏能飲多少。趙珏笑道：「晚輩在學校求學，除得三餐茶飯，規矩是沒有涓滴到口，所以講到飲酒，這一層晚輩萬不能奉陪。老伯劉金奎哈哈笑道：「我知道近年來外間開這學校，幾乎開得烟舞漲氣，政府拿着白花花的銀子養你們這一班學生，沒有別的好處，只有將你們拘束得像個囚犯一般，不許你們嫖賭罷了。怎麼連一杯酒兒都管着人不許吃起來？難道這就叫做教育人材不成？不是老夫說句放肆的話，像我當初就不會進過學校，却是天生成的，酷喜吃酒，同人家打起仗來，一刀一槍酒越吃得，多力氣越使得出，通不會像你們這樣，蠍蠍螫螫似的，簡直同個女

孩子一般。這也算是陸軍學生。你敢同我賭一簡。我們到船頭甲板上。你同方鈞兩個人對併。我一個看是你們不吃酒的同我道。吃了酒的誰勝誰負。說着放下酒杯。子就要向船頭上跳。嚇得趙玉諾諸聲說。晚輩何敢同老伯比較力量。晚輩情願在老伯面前罰飲三大杯。何如。劉金奎聽了。方才歡喜起來。拍掌大笑道。好好。這才爽快呢。你吃三大杯。我吃十大杯。陪你方鈞這時候。儘躲在一旁發笑。趙玉勉強將酒吃完。已有些天旋地轉。轉是劉鏞平素能同他父親對飲。此時早走過來同他父親嚷要吃酒。劉金奎用一隻手摩着劉鏞的頭。笑向趙玉說道。我這兒子。別的我都不喜歡。他只是這吃酒的本領。簡直能傳老夫的衣鉢。你不用客氣。儘管同鈞姪先行用飯。看我們父子倆再吃一饅。給你們看。劉金奎端着酒杯向劉鏞道。你母親同你妹子在後艙裏吃過飯沒有。劉鏞嘻嘻的笑道。妹妹敢是吃不下飯去了。劉金奎驚問道。怎麼難道他暈船不成。今日却沒有風。酒劉鏞又笑道。不是暈船。

我怕他偷看這相公要飽了。怎生會得再去吃飯……說畢，便用手指着趙玉、劉金奎，却不曾留心他說的話。轉是方鈞羞得臉上通紅起來，很很的向劉鏞啾了一眼，低低罵道：「你又在這裏亂嚼舌頭了！」說得的話，說不得的話，也來胡說。劉鏞急道：「我爲甚麼亂說？」你坐在外邊，那裏知道我是親眼看見的？這相公早間才走入艙裏，妹子就隔着艙板仔細向他瞧看。母親還同妹子講說這相公比你還生得標緻，你通不知道生氣，還使勁的攔我。方鈞又好氣又好笑，也不敢再去同他辨駁。怕被趙玉聽見要笑話自己，再看趙玉，幸喜已經沈醉，雖然勉強坐在桌上，早將頭伏下來，彷彿要睡光景。用過午膳，方鈞獨自一人立向船頭上徘徊。海景只見四無涯岸，水光接天。那船就像駛馬一般，偏迎着那顆斜日，直向前進。連日在船艙裏，大家開着，沒有事做。劉金奎除得吃酒，便將趙玉他們喊到面前，滔滔滾滾的說個不了。有一大半的話都是誹謗新，敢痛罵共和他們，也不敢拿話去駁回。他只

有唯唯諾諾的答應着。方氏因爲趙玉生得清秀，也不時的命方鈞將他帶入後艙裏閒話，問問他的家世。又問他們姊妹倆可曾同人家結婚不成。趙玉一對答明白。方氏很是歡喜他們做武官的人家，原不講究甚麼禮節。每逢趙玉入內閒話，方氏都不叫他小姐秀珊迴避。秀珊往往看見趙玉同他母親講話，他便在旁拿眼去偷瞧趙玉的容貌，及至趙玉回過臉來，偷看秀珊。秀珊又將個粉臉垂下了。有時候彼此無意中打了一個照面，四眸相合。秀珊便忍不住羞暈一紅，無如趙玉此時心心念念都垂注在林賽姑身上，以爲將來的婚姻斷然非賽姑不屬。（武斷得可笑）雖然覺得秀珊也生得姿態明艷，他却沒有一毫私念。無如劉鏞很不以他母親爲然。幾次攔着母親說：「妹妹已經長成了，不應該放這姓趙的進艙來囉唆。」方氏罵了他幾句，說這有甚麼打緊？又不是你的妹妹。獨自同趙家少爺會面，有我坐在艙裏，難道趙家少爺就將你妹妹偷跑了不成？劉鏞瞥着一肚皮氣，不敢同

他母親駁詰他轉去攔着秀珊說一個女孩兒家不識羞耻一個蕩生的人同母親坐着你不藏躲起來究竟安的是甚麼心我也知道你人大心大怪不得那一天姓趙的甫經上船你早就在窗子裏看得一個不亦樂乎你做夢呢放着我做哥哥的還不會娶親難道老子娘就肯先替你招個女婿不成說着只管用手指在臉上刮着羞他招得秀珊哭鬧起來被方氏查問明白又痛痛的將劉鏞罵了一頓撫慰着秀珊道好兒子你休理會你哥哥的話他的爲人同畜生一般這是你知道的有甚麼話不能信口胡嚼你同他一樣見識沒的叫入轉笑你今天時候已是不早收拾收拾大家睡了罷我看你身上祇穿着這一件夾衫總應該覺得太涼你通不聽見海面上漸漸起了風了八九月間天時不正寧可保重些不用在路途上又鬧起病來秀珊聽他母親這一番話方才止住了哭順手便去開他那個衣箱意思想要取一件背心出來加在身上剛走近左首窗邊離放箱子的地方隔不了